

茗柯文補
編外編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愛石圖賦 并說

擬庾子山七夕賦

文質論

吏難一

吏難二

吏難三

答尸問 附與孫開如書

客招

鄭濮州遺像贊

書劉海峯文集後

跋鄧石如八分書後

書山東河工事

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答吳仲倫論文質書

與錢魯斯書

與陳扶雅書

武進張惠言

愛石圖賦 并說

性者五行之精也故常寓於物物苟寓性則情應之變者情之動而近性者也故愛之於物也喜新之怒申之欲始之哀樂終之得之終身不得終身杳默不即而與之兩行愛之之於物也飾之不以為采質之不以為樸瑰之不以為異愛之於物也纖之豪不見其少合之宙不見其大濇乎天不見其廓紛乎百育不見其侈旁礴而獨行也與身為儀羿之見無非矢也扁之見無非輪也伯倫之見無非酒也性也王君某愛石余嘗過其居無石也獨一圖畫其貌偶石而居王君之於石也殆見以性乎性者德也王君其德於石乎夫山之為物也雲而上澤而下宣湮鬱發滋澍施天下而不德焉山石之積也玉之為物也六氣遂九德備特達以為寶玉發於石者也王君將種其積華其發而山乎而玉乎抑磐如介如而將礪礪而將確確乎王君其可以勉矣乃為之說以遺之又從而賦之賦曰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逼於大字莫知其成莫測其度圓不中規方不中矩縝密以理艱平何其君子也寧謚而

不徒莊莊乎何其士也洗洗乎不屈以確何其志也徧
用於諸生而無爲焉優優乎何其道也峩峩以上人而
卑之何其德也崇嶽得之是謂氣均列宿得之是謂耀
辰赤松得之是葆列僊宏成得之是長儒宗王子再拜
服爾不渝請誦德音載之畫圖曰此夫士之格而氣之
核者與一輝一光而不以文章者與致堅而貞而形不
一成者與致靜而一而居不爲跡者與磨之不加瑩而
雕之不加飾者與人皆瓊瓊我獨落落人皆堯堯我獨
嶧嶧人取其華我取其樸發之以爲珍予因以爲佩也
捐之以爲芳予因以爲塊也夫是之謂石之介

擬庾子山七夕賦

昭陽殿裏不知秋祇言涼入卷衣樓舊拭蛾眉嫌月闌
新添綺縠學雲浮定是天河西北注不隔雙星來去游
於是窗開直漢簾挂通霄九龍遲下三鳥先要出蘭宮
而名燕入金屋而稱嬌香雖薰而不坐妝到晚而新掠
一笑初來雙攜共迴月窺影過風礙衣回凝裾齊拜移
袂初開鍼是同心之金縷綫乃雙蘇之玉蕤刺鴛鴦而
纔罷繡夫容而未裁就暗雙拈臨風微背鼻細難眞絲
長易帶因忍笑而釵搖乍低頭而鬟凝夜久添衣明鏡
前還將巧笑得人憐直道年年待烏鵲懸勝夜夜倚瓊
筵明河月落夜闌干長門長夜秋草寒獨倚銀屏曲脈
脈鎖相看

文質論

質之不得不變而文也勢也文之不得不變而質也亦勢也勢之所成因而通之天下於是不勸勢之所極矯而張之天下於是不窮傳曰帝王一質一文法天地之道也文質再而易正朔三而改又曰先王立三教忠敬文是也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由是言之虞質而夏文殷質而周文夏周之文同而所以教異周繼亂而夏繼治也夫民情者不能常平聖王之制必自其所不平而入一代之興必更制度作禮樂移風易俗非有所明著其教則上下不可以相喻而化不興俗不成故主文主質者非道之中也所由適於禮樂之路也天下之勢盛則流流則窮窮則思反當其盛也天下知其適不知其敝也聖人從而通其變潛移默率而使之不流故可以長久夏之繼虞是也五帝之治皆此道也及其既窮也天下卒卒焉苦之而不知所歸聖人挈其勢而振之故一旦盡反而從我殷周是也後有作者百世可知也故聖人近生則文質百年而易遠則數百年千年必得聖人而後能易然其相代之勢則未嘗改也衣之於裘葛食之於和味舟車宮室器械之用世更世變要於其便而止此所以生人者非所以爲文質也文質者又非

奢儉之謂也文質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親上下之施其事正於坐立拜跪褻褻差殺升降之際而出入於性情之間質之敝也民之喜怒好惡肆然而自遂雖置之琴瑟羽籥之側習之俛仰揖讓其自遂者自若也文之敝也天下務飾其具機巧詐僞相冒散然而無以相屬雖去其所以自飾者而猶不得所屬也故文者作其不容已之情而已質者反其不容僞之誠而已情不容已故手足耳目皆有所曲而致誠不容僞故周旋進反皆有所麗而存是故文質之爲禮猶麴蘖之爲酒也聖人合文質於禮而輕重之以爲教猶酒人之輕重其麴蘖以爲齊也五帝三代以來聖人之所以爲文爲質者後世不察也學者徒見周之後無聖人以反之質因以爲質之趨文如江河之下而不可挽嗚呼惑矣夫自周以來天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爲之道爾今夫蔬菜之味常不足以勝粱肉也然至飫珍腴之饌飽羶香之膳未嘗不思蔬菜也周之衰天下相漬以文而先王所以治天下者皆足以亂天下故其強者不勝其憤而決然破壞之齊之以一切之術申商是也其禍起於民之敝於文也當此之時聖人不作憂世之士目見其敝之至此而無以善之故莊周列禦寇之

徒造爲虛無清靜之道盡去其委曲繁重之法而歸於自然至於佛氏之教出遂并其父子君臣而皆去之而天下翕然樂其說夫老佛之說其荒遠詭怪豈遂足以愚天下而天下樂之者足以見民之病於文而思反也蓋逃空虛者見其似人者而喜矣民思反質而不得其道則見其矯於文者而樂之其勢然也歷觀漢唐以後得天下者莫不崇簡易尚惇樸而無以成其教則民俗不變治亦不長蓋民之欲反質之勢千有餘歲而未嘗改而迄不得聖人爲之遂壞亂而不救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後世之民日益苟簡起立拜跪周旋謁襲之數僅有存者質旣盡喪而復相與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爲之所哉

吏難一

古之吏難乎今之吏難乎古者民食君之食而衣君之衣服君之教而事君之事生齒以往至於老死皆有以給之人民車輦馬牛六畜皆得以數計故其民有貧富而無凍餒而其爲州黨之吏者其始皆與其民輩作輩學其德行道藝爲眾所興也而還以長其鄉里故厭服以聽其所治上者五百家降是乃百家以下至五家而止其人習故不察而悉其事簡故不勞而詳當其時吏奉法守條教而天下治後世之吏則不然出五百里乃聽仕宦南人使之治北山人使之治澤其土俗固非素悉也州縣大者數百里小者乃百里戶口以萬計簿書案牘出入之擾強者弗能勝也送迎之煩供億之禮舟車廚傳之費廉者弗能節也民富者貧者安居者轉徙而流亡者吏不肖不知其何以然也賢者知之矣然而不可如何何則耕無以爲之田賈無以爲之資居無以爲之宅稟而粟之則無以食之迫而抑之則亂故不得不聽其貧而轉徙以至於流亡不幸而有盜賊水旱之患雖貴其租寬其賦日賑而月貸之民之死生固不可知也幸而水旱不告盜賊不發租稅以時入徭役以期辦上下相慶以爲太平而顛窮之民父償其子夫償其

妻爲臧獲奴婢以自存者吏不得而知也失業無告槁項以死填委於溝渚者吏不得而知也饑寒之不忍起而爲竊盜矯虔無行以入於刑僇枕首死者吏不得而知也然則吏無虐無墨無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勝數矣嗚呼今之吏而欲古之治其亦難矣夫民賴上之力以生其生以長其子孫自食其力之所出而以其餘奉上以相養故尊其君而親其長無事則長安有事則可用今也民自以其力養生營死以自幸脫饑寒死亡之患而未必可得而又損其所以自養者以給君長奉期約吏有求焉號囂而令之帖帖若奴隸錙銖而算之充充若外府然而有以窮困告者庸吏作色賢吏蹙蹙卒莫起而爲之籌若是而求民戴其上不可得也愚以爲方今之患獨患吏與民間而不相親民之視吏也憚然若神鬼之不可卽吏之視民也芸然若履崇山而視原隰之草木無所別之民之疾痛顛連而瀕於死者有執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號呼求拯於州縣者也其愚者不知州縣之職宜生我也其知者知號呼之無益也且不惟無益而已州縣出一令行一法傳呼者數十人奔走者數百人利未見而已受其害故賢士大夫多以爲戒而民亦願相與休息而無爲夫立法而不便者上

不悉下也法便而民不勤行者下不信上也今夫良將領百萬之眾雖竄下廝養莫不知其所爲而士卒亦莫不與其將同腹心并耳目者非能日偵伺而人撫循也審於其利達於其害法度明而誠信著也故苟有以相親則百萬之眾措之若指臂苟無以相親則內治一妾外馭一僕且不足審其旦莫所事而何以謀長乎里有正圖有保是古之間胥鄰長也宜擇士人有行者爲之誠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教法使各掌其治以時課而問焉暇則與之論利害省諸俗閭閻幽隱之故必可知也今有謀焉則修之鄉鄉以修之都都以修之圖千里之遠可使猶一家也上有以知其下故舉而不過下有以信其上故令而不悟然則生民之政舉而措之可也

吏難二

夫吏誠有以信於下而有志於生其民則必無枉於目前旦夕之安而務治其原本今夫古之所謂休息而無爲者不爲矯絕之法不立僥倖之制不拂乎民心以求譽如此而已非謂泛泛焉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悴於其下而我不與知乃曰上與民不相擾也若夫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孟子之治滕矯然一變其故綱立紀具朞月之間犁然也故三子之治可謂究其本矣非之而不懼沮之而不撓及其經制既定上下宴然子孫蒙業數十百年而可以無壞然則休息無爲未有大於此者也今之賢吏曰寬徭役謹賦稅去其盜賊而理其獄訟則民安而治得是則然矣然而其所及者樂業之民也若其失業者雖有寬徭恤役之令而彼無與也饑寒之不恤則所謂盜賊者皆此人矣吏見其盜賊也而以爲不足惜嗚呼孰知其始之本未盜賊邪而況有不肯爲盜賊而死者邪夫此失業者果爲惰遊之民雖饑寒以至於死宜也然而民之饑寒者不皆惰遊農之子失其田商之子失其貲工之子失其學加以病痛死喪之故天災人事不可測之患往往罹此有司者奈何以盜賊棄之哉夫天下之地皆足以衣食天下之民而利之

所出不均故得其源者生而失其源者死且夫一人之利而二人資之則微十人之利而百人資之則匱今民之所以求利者一人得之則千人趨之然則利安得不絀而民安得不貧是故欲民之無饑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管子曰聖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雜處故教有恒而事有攷蓋古者度地居民而頒執事其要如此今計一縣之中田上下之率給幾何人山澤所出給幾何人四方貨賄市井之贏息所食者幾何人繇俗所資技藝工匠之巧須幾人也曉瘠之可化者幾何草木水石之未取者幾何四圻之內都會者何所鄉里市肆之不當其所者幾何行資四方而不棄其鄉里者幾何人通游者何所利矣總其數而乘除之必使所業與利相當而劑其有餘不足其農之能盡地力者工之能立物利者商之能裕本計者所在以告吏發幣聘之建以爲師使長其曹輩而教其不及稽其怠惰者不任者斥之農聚於疆工聚於肆賈聚於市田而不能播種者不容於疆藝而不能飭材者不容於肆賈遷而不能阜通者不容於市其無田而無資者使相假貸而時其出入男年十六而不業業女年十三而不治絲枲者罰其父母則民勸其業而利修其有饑

寒者或寡矣或曰管子之法四民各處其所今民之雜處久矣亦將分之乎否乎曰夫分民者非奪其居而徙其鄉也百室之聚必有市有肆有民居之屢其爲買者必就市而工者必就肆其常也吾因其宜而安集之使其不至唳雜而已何難焉曰民既習其業矣利不足又使其他習如之何曰非徒已習之業也禁其方欲習者而已夫習焉而不獲其利苟願有徙者而吾有以安之而又有以教之則彼亦樂得其所矣今夫一家之中有操作者有廝役者有芻圉者其爲之者皆其人之所自欲也而分處其所爲者則主伯之事也今一邑之民爲士者爲農若工賈者問吏以其數而茫然而不知也嗚呼僕隸無經事而主伯且得有其家者哉

更難三

凡人之情莫不自私其身莫不自利其家夫苟自私其身而自利其家則宗族親戚與夫塗之人其非吾之身吾之家一也先王從而教之曰服屬相存昏姻相收主友相恤鄰里相賙疾病顛連鰥寡孤獨者相養而民莫敢自私自利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有所甚私而有時出以爲人彼其心必有所不忍也有所甚利而有時分以予人彼其義必有所難已也聖人者作其情而用其恥故能使相救猶一身而相愛猶一家則禮之效也今夫同父之子苟非大不肖未有不相親者也子之子而爲孫則相親者寡矣以訖乎孫之孫則相親者十無一二焉何也其情漸遠也彼其少時習見其父之所親者上則祖也旁則伯叔父也從父之子而父之視之疏矣從祖之父而父之視之疏矣則日衰日別而至於塗人其勢然也至於朋友鄉里其始本塗人也以塗人目之而欲以聯其恩不可得也禮於其本親幼則同居長則同宗墳墓相族昭穆相次冠昏喪祭相凶吉於其儕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居則相保相受有罪奇哀則相及夫疏遠之甚雖兄弟夫婦有時而忘暱邇之甚則握手之人皆肺腑也此之謂作其情夫人曰

甘酒醴而身樂黼黻體便宮室與馬先王之禮曰庶人雖富不得衣絲帛乘車馬宮室高下皆有數制惟有德行者則賜之章服豈直以禁民之奢哉賞罰者上所以激勸天下之方也今使富民巨賈罔百姓之利而皆得以其財赫然自恣其耳目之華則民莫不沒身以自致其赫然者矣使其雖有可致力而不得以自恣而有孝弟睦婣任卹之行者上以是赫然高異之則彼富厚之民求快其耳目之華者孰不自力於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哉既以是勸之矣而又設爲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歲時讀法而以糾之夫進則有榮而退則有僇民宜何從焉此之謂用其耻今吏之所以教其民者何也一縣之中父子兄弟親戚之相告者歲有之矣白晝大都剽奪而賊殺者時有之矣作慝犯令僞爲而詐罔者月有之矣夫人至父子兄弟相賊不畏王章不顧吏法此其風俗至可傷悼也而吏不之怪其好文學者進其士而校課之程之以科舉之文而教之以速化之術則以爲化導風俗之具無出於此嗚呼上之所以教者如此民之嗜利而無耻豈足道哉愚以爲方今之勢教民之要有五一日立宗法二曰聯什伍三日聯師儒四曰講喪祭之法五日謹章服之別夫此五者非

甚難行也知及之難仁率之難然而欲以移風易俗舍此無由也夫聚一邑之民而貧者資之鰥寡老病者養之雖聖人有所不能給五者之教行而偕死忘生之風革惇龐純固之俗成民有以相養而無以相棄上不費而惠遍則三代之治不是過也

答尸問 附與孫開如書

開如足下辱下詢以古祭立尸雖非先王之精意然治經者不可以就求其所以然師說紛如孰可采據惠言少讀記傳竊嘗反覆於心臆擬其義作答問一首其後恭讀

御製文公尸說乃始憮然知小儒偶識無足當制作大義廢棄不存久矣今輒檢錄奉呈足下察燭火之息則益知太陽之所燭鉅也

或問曰尸象神信乎答之曰非也神不可象象非神也君子三日齊見其所爲齊者儼然見乎其位肅然聞乎其容聲而豈尸之象哉尸也者必從主主出於堂則尸在堂主入於室則尸在室以尸之未嘗離主也非尸之象神也然則立尸者何也曰爲行禮也一獻之禮必有獻有酢有酬祭也者禮之至大也神不能與人爲禮則禮不成故假之尸也事死如事生父子君臣男女行禮無不酬酢者立之主于上而獨拜其下漠漠然無知也以是爲之死故假之尸也祭者於彼乎於此乎故博求諸陰陽奠於主鬼道也饋於主於尸人道也合鬼與人敬之至也曰然則神可假乎曰王灌諸侯則宗伯攝燕其臣則宰夫爲主人人偶之尊不敵卑也胡爲不可假

也然則其取昭穆何也曰神屬也孫附於祖則同廟有相代之義也祭墓以家人勝國之社以士師官屬也其餘外神無常尸卜擇異姓無適屬也然則其服神服何也曰從尊者同服維王之大常者袞冕送逆郊尸者裘冕以是爲敬也不敵以褻服服之故用祔之藏衣也喪之未虞也四時之釋奠也殤之厭也不備禮無尸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則其禮如何曰虞無尸則陰厭而已吉祭主人自酢獻賓舉酬餞改饌陽厭可也虞無尸則祭亦有無尸其禮如何曰奠可也聘禮還告稱三獻也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三獻輒酌主人酢一人舉爵行酬無過是矣問者曰尸者以父拜子可乎曰非子也古者父在不爲尸非子則可拜乎曰拜者所以爲禮也非尊卑之節也適子之喪父主之適孫之喪祖主之主喪者必祭是父固以拜其子而祖固以拜其孫子冠見母母拜之大夫見君君拜之無避也父在不爲尸者遵尊位也非避父之拜也問者曰子言父子相酢於禮何也曰特牲饋食嗣子養主醕養拜受卒爵洗酌酢是也主人拜祝拜醕拜受酢故曰拜者以爲禮也非尊卑之節也曰郊祀天而用人禮何也曰祭者人道也

客招

左仲甫將歸江南愁懣怫鬱傷其才不偶世奔走恨网
故依楚騷之賦以敘其情詞曰鳴鵲兮喟予噫帖號兮
夕莽蘭與茝兮滿庭蓀何爲兮車下時曖曖兮不畱歲
既復兮不可聊迷陽兮迷陽荆以棘兮紛道周碑兮碣
戶兮巖石齒客客兮染藥水滲縹兮無荷風中流兮汨
之客眈眈兮私自憐經營九區兮側一身卉卉兮汀洲
予何辜兮杜蘅撰轡兮高逝路之錯兮多異南觀兮幽
陵北何還兮丹滌有鳥兮翻飛毛羽兮摧摧鳴聲兮噉
噉翕翕兮拊翼爲佳人兮長太息太息兮忡忡願森舉
兮雲中浮雲兮千滅四海兮多烈風應龍兮變變鱗翼
兮世所疑腰褭兮俱首驚之相兮賦之歲宴兮不自聊
憑枳薄兮求匹儔幽林晦兮不見陽左蠶蠶兮右蠅蠅
驚麋兮未息白鹿饑兮翔羊慕類兮以悲黃鶴遠舉兮
睨予鳳皇兮不來焉洋洋兮罔薄私迢悵兮莫知達夷
兮趨趨蕩蕩兮無人飄風兮先予埃埤兮曠野湫以攸
哀以愁握佩玖兮中路奚所詒兮九州客子兮歸來貧
賤兮不可以遠游

鄭濮州遺像贊慈鄉鄭滿字守謙宏治壬子舉人爲濮州知州致仕孝廉方正勳十二世祖
鄭有世德吾見其孫我圖瑋瑋與如爾溫世德維何吾
聞其祖堂堂濮州政化齊魯君子之澤五世而遷懿惟
鄭宗載縣載延秦川之後大於高州南谿詡齋永言作
求弗人臺臺億載其孝集於書常孝思是考理學爲儒
迺宗迺猗歟濮州宗朱祖程是傳其家永世克紹載
山梨州是菟是討學曰貽之德曰維之允惟鄭宗胡不
禕之濮州之歿垂三百年遺像在圖遺文在編創者不
易守之實難孰爲承斯勿墮勿愆人生有本非本胡思
凡百君子敬而視之

書劉海峯文集後

余學爲古文受法於執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師劉海峯

本朝爲古文者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余求海峯文六年然後得而讀之海峯之文有學莊子史記爲之者弗至也學歐陽王介甫爲之時至焉學歸熙甫輒至焉名取遠迹取邇其效然耶後有作者終不得爲莊周司馬之爲耶明甫之言曰海峯治經功半於望溪其文必倍勝於望溪然則海峯爲之而不至焉者果繫於世之遠邇耶明甫又言海峯爲古文旣成乃著籍爲望溪弟子嗚呼兩人故相爲先後哉

跋鄧石如八分書後

懷寧鄧布衣石如工爲小篆八分乾隆五十年余遇之於歙縣此卷其時所書也余之知爲篆書由識石如石如之書一以古作者爲法其辭闕俗陋廓如也嘗一至京師京師之名能書者爭擯斥之嘿嘿以去海內知重其書者數人而已楊生子校學爲八分而未識石如特愛此卷故以與之凡事得其所從入然後可以決是非爲書且然而況其進焉者歟

書山東河工事

嘉慶二年河決曹州山東巡撫伊江阿臨塞之伊江阿好佛其客王先生者故僧也曰明心祇徒京師之廣慧寺註課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蓄髮養妻子伊江阿師事之謹王先生入則以佛家言警惑巡撫出則招納權賄傾動州縣官吏之奔走巡撫者爭事王先生河工調發薪芻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稱意張目曰奴敢爾吾撤汝矣其橫如此內閣侍讀學士蔣予蒲王先生廣慧寺之徒也以母憂去官遊於山東伊江阿延之幕中相得甚 奏請畱視河工有

旨許之巡撫擇良日築壇於公館之左僧道士遶壇誦經者數十人巡撫日再至蔣學士王先生從及壇蔣學士北面拜巡撫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毘盧冠加沙偏袒升壇坐學士巡撫立壇下誦經畢乃去如是者數月河屢塞輒復決其明年正月王先生日隄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龍吾以法鎮之某日當合龍速具掃巡撫日諾先期一日掃具役夫數百人維掃以須巡撫至王先生佛衣冠手鐵長數寸臨決處唄音誦經呪良久投鐵於河又誦又投三投舉手賀曰龍鎮矣巡撫合掌曰如先生言明日水大甚巡撫命下掃枹皆諫不許掃下數百

人皆死居數日王先生又至投鐵者又三掃又下死者又數百人隄卒不合

張惠言曰余居江南輒聞山東河工事未審及來京師雜詢之多目擊者嗚呼佛氏之中人至此極哉書其事使來者有所儆焉

王先生既蓄髮名樹勳以資入待選通判本揚州人或曰常州之宜興人當其爲僧時故有妻子也僧號嘿然嘿然者亦其未爲僧時號伊江阿謫戍伊犁王先生送之戍所聞其將歸謁選云

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

日昨承諭令擬定十家牌式務令簡而易行不簡不易民莫之與此誠立政立事之大綱也然謂無須監督冊報但使十家保受而已區區之心竊有未諭反覆思之夜以繼日誠見其未然惠言間古聖王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其舉一事至周至密故其民從之如日用飲食之不可廢何者受其利而遠其害也由此言之其下之奉之也簡其在上有繁焉者矣其事之行也易其發慮有難焉者矣故君子立一事與一教必有數十百年之計貴其後世可守也王化成十家牌法所以不監督冊報者以其時強寇在邇各有戒心其勢固不須上之監督冊報也今以無事之時爲迂遠之備愚夫見邇豈肯盡心且今州縣歲歲所行門牌戶冊卽是文成遺法其牌冊固以十家爲聯但少挨查一牌耳然今日之門牌何曾有稽查之用今增此一牌不過以保長之責分之鄰里其稽查與否不識與門牌何以異此知其無益者一也窩藏姦匪鄰里不首律有明科然娼賊窩家處處而有鄰里爲株累者亦不少然未嘗問者發之而不勝則立受其禍發之而幸勝則徐受其害故隱忍而不問也今徒以一牌之文編連曉諭欲其檢察無隱固已甚

難卽使檢察得實告之官則干涉公廷爲累不小告之保長則保長未必不徇庇告之本鄉紳士則彼不任其責誰肯力爲主持然則其能以他日不可必之連坐而博目前不可解之深怨也決矣此知其無益者二也如其鄉里無事此牌實爲具文有之可也無之亦可也不幸一旦有事倉卒之間依牌集眾十家之中肯同力乎其視紳士十家之一而已無督率之責能聽其指揮號召乎然則有此牌與無此牌相去幾何此知其無益者三也非特無益而已又有不可者七將定十家門牌必造煙戶清冊現在各鄉保長已議照田起派矣至於十家門牌又必逐月領給上司既有來文州縣必須月報州縣旣行編審書吏必責繳牌是月有所費歲有所糜無冊報之實而有冊報之費其不可一也編審一定牌頭之名注在縣冊嗣後十家倘有官事保長必株連牌頭貧民旣苦追呼富戶且將破產是牌頭無故而爲官身誰不畏懼避鄉正甲長之累而不顧牌頭之禍其不可二也牌文每月繳縣無副冊相鈎檢脫有事故發冊縱案吏胥舞文可以銷毀抽改其不可三也事旣造端而經制不定他日有喜事之官更爲條例勒壓奉行卽有不便無從公議其不可四也或遇貪暴之吏因事造

端月責結冊日責循環民間既未有章程胥役縱橫聽其需索事無統紀誰則支之是無監督冊報之費更甚於監督冊報其不可五也方今官吏憤憤惟利私是驚民生之計視若越人之肥瘠先生爲鄉里奮身創此良舉幸而撫軍廉正主持於上又幸而郡縣之長皆臂指相使搢紳之族皆同心類首相與協力於下失今之時不圖久便之計異日者長吏非其人州縣更相猾當此之時而事勢奔駭先生雖欲出死力爲鄉里捍衛豈可得哉其不可六也故曰發之易收之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先生既已發之矣不自我定其事他日不善事者敗之孤怨之口將以先生爲實其不可者七也負此七不可以行三無益此豈先生與撫軍綢繆民政之意哉愚以爲當今之務其要有二一在蠲本平戶之費一在杜滋擾之源苟此二者得矣雖監督冊報不爲繁且難也苟不得雖不監督冊報不可一日以行勸課富室使出財於公主者掌之領牌冊報之費則以此給官事供億之費則以此給有所稟報舟車飲食之費則以此給在牌之家惟貴其檢察無隱而不使出一錢向之門牌錢皆可除免其有廉得奸先者又取於公以賞之則民知有牌之利而忘其勞矣甲長鄉正之名近於爲官役

不若鄉設一局以紳衿一人總理士夫數人輔之謂之董事牌頭無常人輪日充當謂之值牌如此則牌頭之名不達於官董事民間所自舉不爲官役又皆紳士可以接見官府官吏雖欲擾之不可得矣直牌有總理董事爲之庇可以不畏疆禦知追呼所不及可以不懼株連則牌戶安矣直牌日日所記上之董事董事核對而錄其副上之總理貯存於局而原牌報官十日一登其事無幾而又有保長爲之役則董事亦可以不患勞矣民間既有副冊總理守之以稽察一鄉有事則與公牌相檢胥吏雖欲爲奸不可得矣然此數事不出於上官不足以率眾而爲久遠之例願先生條其利害酌其便宜更咨撫軍請札飭到縣遵照奉行則可以必行而無弊先生之功於鄉里豈一時哉風聞撫文到縣本不擬奉行近因首領官有虧公帑者請於太守乞行此牌藉行填補此時各鄉觀望惟先生是視牌式朝出則焚泉暮入願先生力持其事勿以爲貪吏之資百姓幸甚擬撫軍札飭事例

一儲公費 保甲之法原爲保安富戶起見一切冊報往來之費既不能取給公帑若按戶科派卽貧民不能不受其累地方官宜勸各鄉殷實富戶捐資輸公

卽於本鄉設局存貯公議一人司其出入會計以備領牌報冊及修理寨柵公事車馬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收貯開銷皆聽本鄉經營地方官一切不問一專責成 舊例有鄉正甲長牌頭次第檢統然牌頭卽十家之一責以領率勢有不能甲長案牌立人所用既多轉或賢愚不等今惟大鄉鎮立公局局立總理一人以本鄉紳衿素爲人所敬服者爲之酌其地之遠近立董事數人以本鄉有才德能辦事者爲之皆聽本鄉公同議舉地方官不得差派又不得以保長充當小村坊但立董事一人附於大鄉鎮公局十家共爲一牌不論牌尾每一家輪值稽查五日更換謂之值牌每日日將入值牌持本日縣印牌文親赴各家稽察有無事故或有外出遠歸或有親戚宿歇一一填注牌中各名下十日彙送各董事各董事各領每月副冊一本每十日值牌送致牌文逐一察核填注副冊每月初三日彙齊一月正牌副冊送至公局總理親自檢查初五日令保長送縣正牌存案副冊鈐印發貯本局以備攷對毋許遺失 凡十家中有不孝不弟酗酒打降窩娼窩賭淫邪偷盜者同牌之家告知董事總理董事先行勸戒果不可化

誨卽令保長報縣究治如同牌知情不舉事發之日十家同罪如有來歷不明之人來往往住宿值牌之人必須盤詰苟係可疑卽告知董事總理董事詳加察驗果係奸匪告總理令保長報縣究辦如值牌漫不經心以致容藏匪類事發之日與窩賊之家同罪其有查出奸匪呈報得實者總理量事給賞誣告捏報者以其罪反坐董事隨時稽察各值牌知其勤惰或有怠慢不遵約束者告知總理卽送縣究處總理稽察各董事務期實心辦公倘有怠玩及滋事者卽公議更換并議罰條以示誠警爲總理者亦不得徇徇已私各矢至公以爲鄉里表率總理不稱職許本鄉赴縣呈請另舉

一杜擾累 保甲之意所以使民相保相受乃是百姓自顧自家自保鄉里並非官爲督責自來行之不善官民相違胥役滋擾往往反以病民今惟責成本鄉紳士遵照條法實力舉行地方官止受紳士成報時加勸導不得令差役挨查如有公事止傳總理面議其董事值牌受法於總理填造煙戶清冊編審十家門牌卽令總理交董事辦造底冊保長謄寫報縣不得假手吏書其底冊送縣鈐印發貯公局以便核對

毋許遺失每月需用日報牌亦聽各鄉公局照式印造送縣鈐印每月保長赴縣領一月牌交與總理分給董事董事十日一給牌戶領牌鈐印地方官嚴飭胥吏毋許稽留

一謹編審 編牌以十家爲常或多少參差附近合編亦不拘一務須街巷鄰近整齊皆由董事編派不問官民大小戶一體均編總理董事保長皆在其內廟寺尼菴亦與民家同例輪日值牌女戶單丁不在派例 客店來往人雜所關尤重除一體編牌列十家稽查其本家夥伴外另給日報牌簿每日填寫所住何人何人何業何往務須清楚不許蒙混此簿亦與十家日報牌一例報局以憑報縣副冊存局連坐例並同 乞丐無歸易藏奸匪每鄉令總理酌與公所歇宿丐甲造冊查點日間任其行乞夜間必歸一處歇宿如有不歸歇宿即逐出鄉不許容留丐甲不察有事連坐 每月朔日各董事赴各家門首檢月內生死出入即於門牌上改注仍於副冊上注明俟歲終另造清冊另注門牌

一謹巡更 每街每巷或百家或二百家爲率處處設立寨柵同柵之內合力巡更皆聽總理董事相地分

派

十家牌式

某縣正堂 爲保甲事 年 月 日奉

撫憲牌開 云 等因到縣爲此合行遵照 憲式給與

各鄉十家牌各宜仰體 憲心各顧身家各安鄉里實力稽查毋得視爲具文自貽後悔須至牌者

計開

某鄉某都某圖某街巷第 牌

第一戶家長

親丁男 人 女 人 婢妾僱婦 人 親戚夥伴 人 家人僱工 人

第二戶以下同

以上十家爲聯務須其相親睦彼此互相稽察如有忤逆不孝酗酒打降窩娼窩賭姦淫邪盜違礙不法之人同牌之家即行告知公局董事以憑送官究處倘有知情隱庇不早首告一經發覺十家同罪各家亦不得挾嫌誣告如有首告不實如法反坐

年 月 日給 發挂值牌門首

門牌式

縣正堂 爲保甲事 年 月 日奉

撫憲牌開 云 等因到縣爲此合行遵照 憲式給與

各家門牌填寫合家男婦花名年貌職業各各張挂